

Writers' Talks  
对话百家



# 文化酵母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青年报社  
李清川 主编  
陈仓 执行主编

# 文化酵母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  
李清川  
——  
陈仓

青年报社  
主编  
执行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酵母 / 青年报社编; 李清川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5  
(对话百家)

ISBN 978-7-5500-3235-4

I. ①文… II. ①青… ②李…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435号

## 文化酵母

青年报社 编 李清川 主编 陈 仓 执行主编

---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郝玮刚 张兆磊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235-4
定 价	66.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9-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光能繁殖

李清川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酝酿在《青年报》新创一份文化类子刊，是在2016年春节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说“论证”是不准确的，其实无需“论证”现实境遇都是尴尬的：在那个冬天，纸媒没落成了大众话题，文学式微也常见诸讨论，此时抱残守缺，以纸为阵地、以文学立足，我们似乎是在逆流而上。但是我们宁愿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势而下，因为在理性思考中我们发现，在文化多元和节奏趋快的大时代，青年更加需要定律与方向；在个人梦被自由放大的际遇下，青年比任何一个人群更加需要文化的力量。

2016年4月，《青年报》迎来第一万期出版，我们将《新青年》周刊正式落纸。之所以选择“新青年”为名，我们并无攀附之意，我们“新青年”的“新”，是思想的新，也是文化的新；我们“新青年”的“青年”，不仅是意欲照射到的目标，也是力求寻找的光源。如何赋予这份子刊以魂呢？我们以为，关键是要有眼光。我们这样比喻，文学家、文化学者、文脉传承和弘扬者，就是灵魂的塑造家。因此，我们以他们的最新作品为主线，开设《上海访谈》《自白》《重读》《旁评》等栏目，约请青年写作者进行同题创作。在文人、文章、文脉、文鉴这一

逻辑下，我们致力捕捉那些既可以沉淀为历史的，又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视点，关注那些不是流行的，不是潮头的，但一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有力量的，有灵性的，是年轻人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相遇的。我们想做的，就是给你一束光，让它照着赶路者的某个方向。

到《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启动编辑工作时，《新青年》周刊已经出版了133期，不觉中，我们用心陪伴了三年时光。在岁月长河中，这光景不过只是个瞬间，但如果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一瞬之中的永恒——要是以130多位作家为坐标点编绘一张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不是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学的当下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不是能触摸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某些趋势？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有更多、更深广、更具代表、更有期望空间的作家加入，这一文学地理的建构还在继续。

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而这无疑来自作家和读者。

平素里我们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更多是在文字中相见，这种由文字及情感的共振，不免伴生仰视和忐忑。是作家们的宽容、诚恳和磊落，让我们始终温暖。联系贾平凹时，他正在武汉授课，身体很疲惫，但得知我们“等米下锅”，他在凌晨配合完成了采访。同样的情境下，迟子建在忙于家事，阿来在藏区调查，王跃文在基层参加活动，李佩甫在创作新作……我们的高频访问从未陷入“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的不安，真是奇迹。

每当周五收到陈仓发来的清样，我都会想，每一位作家执着的文学故事和丰厚的人生体验，都无异于一支支拧开的手电，在他们的言谈间，光就会自然发散出来。张炜在谈到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创作时说，如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为此，他耗时二十二

年，写下450万字，流了很多眼泪。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经历了十七次退稿，他并没有因为挫败而迟疑，还将其解读为“每一次退稿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打击，对作品来说都是‘打铁’”。以平朴为人和谦逊姿态为人称道的陈忠实，在生前接受采访时常会强调，他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而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

另一方面，读者始终是我们关注和连接的重点，是我们的情愫所系，源源不断给我们以持久力量。在社交网络活跃的当下，他们用传统的书信和电话，表达着对作家、作品和《新青年》周刊的偏爱。他们中，有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媒体同仁，更多的还是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他们中有人要跨年度、跨地区订阅报纸，有人想购买全套报纸收藏，还有人，只为说一句“我喜欢”。“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如此鼓励下，我们既欢喜在心，又感重任压肩。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事实上，我们编辑出版《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还有为中国文学保存温暖历史的一点野心。客观说来，受出版形态、地域限制和传播时效影响，对话类文本的阅读体验还需优化和释放。我们希望，通过必要的梳理整理，去满足部分读者深入阅读的需要，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这种利用纸媒积攒“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我们知道，出好一套书，出一套好书，并不比办报简单，恐怕还会复杂一些。《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我们要向每一位作家致谢，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团队，他们倾注了热情和心血。春节前，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团队专程来到上海，我们有过倾心一晤，他们对内容修订、装帧设计、市场推

广提出了高水平意见，做了细致安排。我们都相信，有文学相伴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被文学注入的时代是有灵魂的时代。这样的共识是幸福的，既有各自职业的坚守，也有来自文化的传承。

最后还要做几点说明：一是每卷本目录中的作家次序，大致遵从了姓氏笔画排序。姓氏传自祖先，即便是笔名也代表着文字的血统，所以是天赐的，是自然的，自然的方法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因此呈现出老幼相携、结伴出发的友好气象。二是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信息，依据了报纸首发的资料，没有进行全面更新，因为作家一直都在路上，很难等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三是从报纸到图书的形态转化中，出于平衡新闻性与文学性，兼顾传播功能和阅读体验，去除了随时间推移而失去效力的部分内容。以上处理，如有不妥或者疏漏，还请予以理解和谅解。由于能力和目力所限，不免会有遗憾和失误，也希望得到各个方面的谅解。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以此致敬历史。遥想百年前的《新青年》杂志，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明亮的符号。

历史的门槛都连接着新起点。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以此送给《青年报》和她的读者。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愿由此开端的新的路上，我们总有希望，充满发现。

（作者系青年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 文学属于青年

陈思和

1917年，陈独秀携带着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移师北京，在北京大学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学革命”。是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运动承载着思想革命的使命，席卷全中国。两年以后，1919年，《新青年》的思想启蒙直接唤醒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应对巴黎和会的外交事件，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中国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之初，仅仅是一个励志型的青年思想杂志。北上以后，短短几年就办得风生水起，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什么原因？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原因，那是全国优秀青年云集之地；提倡“文学革命”是第二个原因，新文学以其新鲜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深深吸引了大学里的青年学子。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相结合，便可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革命先锋的影响。我曾经把新文学运动领袖们的出生年份列出来：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80后；胡适出生于1891



年，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属于90后；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也就是70后的“尾巴”，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里几乎没有50后的作家。康有为生于1858年，严复生于1854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

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青年的时代。

上面这段议论，是我在读李清川、陈仓主持编辑的《对话百家》系列丛书书稿时，由衷想说的话。他们两位都是有文学情怀的媒体人。我与陈仓相识于复旦大学的课堂里，他来约我做一个访谈。他告诉我，青年报社创办了一个《新青年》周刊，每期用七八个版面来介绍一个当代重要作家，那时已经推出的就有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刘醒龙、欧阳江河、周大新、李佩甫等等，向青年读者展示当代文学的风貌。我被他们的编辑理想深深触动，我知道《青年报》是一家面向青年人的资深媒体，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由它来隆重推介当代文学，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更替的关键时期。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我的意思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学，原来就其本质而言是青年文学，它含有强烈的文学先锋因素，表达了中国青年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绪和审美形态。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更形象一些说，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年”阶段。其标志之一，对照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今在文坛一线创作的活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作家群体，依然是1950、1960年代生人，他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与写作风格，艺术上也日臻完善，他们是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代作家，但他

们毕竟已经不是青年了。而真正反映着大多数青年社会情绪的文学，却被遮蔽在资本渗透下的网络新媒体、文化市场、大众娱乐等尘霾之中，还没有发出真正的光彩。我把这种文学状态称之为“中年危机”。

因此，如何弥合这两大类文学的健康因素，有效地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结合起来，推动新一代的五四精神传人的诞生，把新文学传统生命活力延续下去，让更多的文学青年了解和认同前辈作家的创作心声和生活态度，在新形势、新环境、新媒体中凝聚起新的力量。这对我们所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也是光荣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青年报社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周刊，自觉运用大众媒体来向青年读者推介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充满敬意。他们选择的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弘扬他们卓越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总结他们在文学上的精神血脉，扩大他们的创作影响，对于传承新文学传统的血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只是一种堂·吉珂德式的风车大战，但终究是“石在，火种就不会灭”，人文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现在青年报社把《新青年》周刊上的130余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录编辑成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套六卷本的书能够获得更多的青年读者的喜爱。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目 录

- 001 大 解 诗歌是我的一个精神器官
- 015 王 干 只写人性离伟大还很远
- 029 叶 舟 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身上都有辉光
- 045 宁 肯 心中窗户越多了解世界越充分
- 059 龙仁青 文学一如真正的爱情
- 073 吉狄马加 古老文化滋养我夜以继日写下去
- 087 刘亮程 我相信闭住眼睛看见的光明
- 101 西 川 宣布诗歌死亡并不新鲜
- 115 何建明 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能温暖世界
- 129 李元胜 奋斗之外的时光一样有价值

- 143 李鸣生 要站在地上仰望还要置身太空俯视
- 157 李修文 屈原和项羽就在身边
- 171 李春雷 我们肩负谱写“新史记”之重任
- 185 周晓枫 无论多大的旗都不是自己的虎皮
- 199 欧阳江河 诗歌不能忘记它的崇高
- 211 荣 荣 我们续上了曾有的翅膀
- 225 海 男 西南之隅是我的灵魂上升之地
- 239 商 震 我痛这是因为有爱
- 255 梁 鸿 生活那么美如果不写活着没意义
- 269 裘山山 我们一生就浓缩了几生
- 283 鲍尔吉·原野 不诚实是一种罪孽
- 297 熊育群 骨子里的文化酵母从未离开

## 大 解

---



大解，原名解文阁，1957年生，河北青龙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诗《悲歌》、诗集《人个史》、小说《长歌》、寓言集《傻子寓主要等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屈原诗歌奖金奖、天铎诗歌奖、孙犁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诗刊》《十月》《芳草》《星星》年度奖等。



## 诗歌是我的一个精神器官

严格来说，大解还是一位诗人。他认为，诗与人是血肉关系。诗歌是他身体里长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一个精神器官，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它扩大了他的身体边界，使他具有了多种向度和无限的外延。大解同时还创作了不少现代寓言，被称为“超越荒诞，走向扯淡”的开先河作家，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寓言这种写作方式，它使他异想天开，无拘无束，比写诗还要过瘾。

据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创办过民刊，在清华水利系读书时曾经沉迷于先锋刊物，如今你如何看待那些经历？

1974年，我和六个同乡高中毕业生，共同创办了《幼苗》杂志，我是参与者，詹福瑞、王进勤两人是主创。第一期每人出资两毛钱，只刻印了四本，上面刊载诗歌、散文、小说、故事等作品，我记得好像还有歌曲。后来，由于人们各奔前程，《幼苗》出到第四期后就停刊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使我成了终生热爱文学的人。

此后，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时，我有幸接触到《今天》杂志，让我感到新鲜和震撼。其后在许多年里，我又有幸接触到大量西方美术理论，以及科学类书籍。我读书比较杂，这对我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

空间和素材。我写诗，写寓言，写散文随笔，还出版过小说，但我的主要方向是诗。我认为诗是最难写的，他考验一个人的感知力和穿透力。

现在看，如果没有早年参与创办民刊《幼苗》的经历，我可能在水利工作中干到老，成为一个工程师。是文学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我感谢文学，让我的心灵在有限的范围内，变得更自由。现在，我正在努力从诗歌中走出，把诗歌疏散和延伸，在其他文体中体现广义的诗性。

也许是你强烈的诗人身份使然，读《傻子寓言》我总会记起兰波的《地狱一季》和《彩图》，还有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等不分行的经典之作。毋庸置疑，在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指标上，《傻子寓言》已具备了“经典”的大气象，各个读者群在政治、历史、自然、人性、欲望、道德、伦理、童趣和诗意诸层面，都可以各取所需。记得《傻子寓言》起初在你的博客上叫《湖边故事》，《人民文学》杂志首发时改名为《小神话》，集结成书才取名《傻子寓言》。书名变化如此之大，有什么秘密吗？

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你提到的三部作品我都没有读过，但我读过兰波和波德莱尔的部分诗歌。我觉得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其不同点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文学作品，在精神上有一个巨大的笼罩——神在上苍，人处在他律之下，人在不断去恶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一生；而以儒教为主要传统的东方文化一开始就把人确立为基点，并围绕人这个核心，确立法典，把道德推向了终极，人在自律中走向完善和自我超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站位和思考方式。由于精神谱系不同，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大不相同。



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我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下了一些关于人的小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自然、人性、道德、伦理等诸多层面，却始终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幅度和深度，都没有超出人的范畴。这一点，既是我的落脚点也是我的局限。我承认，在我的身体里，有东西一直缺席。因此我的高度有限。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承认我的《傻子寓言》在想象力上是超常、离奇、荒诞的。我取材于身边的现实生活，同时考虑到隐性的非现实的元素，并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在作品中构成一个整体。在我的眼里，现实并非是平面的。现实有着许多层面和向度，但这些层面和向度并不是天然地呈现在你面前，而是需要你去穿透、游走、贯通、连缀，直到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成为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任何事物都有其遮蔽的部分，你发现了那些常人忽略或看不见的东西，并用新鲜的方式呈现出来，你就具备了创造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时是分不开的，前者源于思维方式，后者是把这种思维方式，转化为实体。《傻子寓言》就是这样一个实体。

《傻子寓言》最初叫《湖边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多为离谱、荒诞的东西，当时就取其谐音“胡编”二字，意为胡编的故事。《人民文学》首发时，根据故事性质改名为《小神话》。最后结集出版时，取为《傻子寓言》。从《湖边的故事》到《小神话》再到《傻子寓言》，不仅名称发生了变化，文体也得到了明晰和确认。确切地归类，《傻子寓言》不属于童话，也不是神话，应该属于当代寓言。因为这些故事大多是取材于当下生活，最终又超越现实走向了荒诞，成为一种新的文体。

《傻子寓言》出版后，我把傻子和寓言分离开，让傻子这个人物独立出来，成为寓言中的主人公，写出了《傻子寓言》第二部。在第二部